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園賀喜 眾佳人繡閣陪新

話說光陰甚快，六月將過，又交七月，高品到了，住在怡園，與南湘同寓在清涼詩境。帶了本省撫臺的文書，一咨禮部，一咨府尹，保薦應考博學宏詞。四方名宿，紛紛漸到。已定於八月初十日開考。且說春航吉期已到，這蘇侯是個闊家，大姑娘嫁與華公子，妝奩就值百萬。今知春航是個寒士，把京東的田莊批了二百頃，撥了兩名莊頭，六房家人男婦，四個丫鬟，至珠寶古玩、陳設鋪墊，以及衣服被褥、箱盒桌椅器皿之類，送奩那一日，用了二千名夫，蘇夫人猶以為薄，不及大姑娘百分之七，於鋪箱時鋪了兩萬兩白銀、三千兩黃金。子雲是媒人，見春航房屋窄小，鋪張不下，把自己住宅東邊一所空房借與他，有個八九間，還有個小花園在內。這回春航娶親，賀客紛紛，很為熱鬧，請酒演戲，內外鋪設，也成了個錦天花地。一個蕙芳如何料理得開？子雲去請了張仲雨來幫忙，管了帳房並指點鋪設一切。

仲雨這些事是最在行的，諸事調度得很有章程。新房內自有蘇府的人來鋪設。春航的舅舅張桐孫已帶了家眷往直省候補去了，今奉差來京，也幫著春航張羅。初六那一日有兩處戲酒，一處在聚星堂，請的是鄉試座師禮部尚書劉守正、座師內閣學士王文輝、會試房師兵部郎中楊方猷，鴻臚寺卿周錫爵、光祿少卿陸宗沅，這兩位是同鄉前輩兼有年誼。張桐孫陪了這幾位在聚星堂觀戲，演得是聯珠班。春航陪著一班名士在花園挹爽齋觀演聯錦班。那一天大媒是徐子雲，客是蕭次賢、高品、南湘、顏仲清、劉文澤、王恂、梅子玉。近日子玉病已好了，勉強打起精神出來。這八個名旦不消說都在園中，那聚星堂上一個也不去，盡是一班中年的腳色，與那些尋常的旦腳，在那裡應酬。

蘇蕙芳一會兒走了來，又被張仲雨叫了去帳房幫忙，倒比別人還忙些。

早上就開了戲，諸人一面看戲，一面歡笑，好不高興。子玉見那些名旦之中，就只少了琴言，觸景傷情，頗有一人向隅之慘，眾人都都會意。忽不見了高品，子雲命書童去找他，找到戲房後頭，找著了。見高品在那裡教王蘭保的戲，蘭保點頭而笑。高品出來，裝出正經樣子，連笑話也都不說一句。少頃，王蘭保來請點戲，送到子雲面前，子雲點了一齣《喬醋》，高品點了一齣《當巾》。《喬醋》唱了，《當巾》卻是蘭保扮了小生，倒作得人情逼肖。春航是個聰明人，已知高品奚落他，便說道：「這李亞仙真是個女中豪傑，前賺鄭元和是遵母命，後來是感於至情。若我作了鄭元和，寧當身子上衣衫，不當這巾。你們不聽得這兩條網巾繩子是李亞仙親手打的麼？」高品道：「只怕衣裳有了泥，當不得了。你不聽得來興唱道：『相公，你戴月來，滿身露濕，我這件衣服呵白苧新裁，未沾汗跡。』」

子雲道：「他是沾的露，你又怎麼說他沾的泥呢？」眾人皆笑。作到來興進去，轎夫出來趕打，蘭保跌了一交，便改了口白，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被他一路趕來，跌了一身泥垢。且喜七叔贈我這件衣衫，我且去當了，也可聽得兩天。阿喲！兀的不想殺小生也。」眾人聽了，個個駭異道：「忽然講些什麼？」

仔細一想，便大笑起來。高品只是微笑，眾人心裡早已明白。

又聽得蘭保唱那《玉抱肚》的曲子道：

我可得門前窺伺，跟隨他繡口香車。忍羞慚要乞青眸顧，應憐辱在泥塗，迴腸如路，雙輪一碾一嗟呀，怎笑何。

蘭保唱到此，也要笑了，子雲等連聲喝采，諸人亂叫起「好」來。春航滿面通紅，指著高品罵道：「我只道你別過了一年，自然也改惡從善，誰道還是這副歪心肝。」高品道：「這才罵得奇，我又講了什麼？這不是自己栽了筋斗埋怨地皮麼？」

春航尚要罵他，只見家人進來稟道：「蘇府妝奩已到。」一片吹打之聲。春航請了子雲、次賢一同迎接上去。送奩的是蘇府幾位本家親戚，內中有華公子，繡衣金帶，玉貌如仙。春航尚是初見，已久仰這位連衿的大名，接進了聚星堂，齊齊見禮。

華公子見了劉尚書、王文輝是父執，便請了安，其餘都行平禮。

春航與華公子係是新親，無甚話說，不過彼此道些仰慕之意。

幸有王文輝、徐子雲幫著張羅，應酬了那幾位新親，頗不寂寞。

妝奩到了，擠滿了街道，二千名抬夫，也就與出兵一樣。只見眾家人帶領抬夫頭兒，紛紛搬運。張仲雨跑過來，跑過去，指這樣，說那樣。門外人聲嘈雜，蘇蕙芳發賞封，上號簿，一個人那裡打發得開，又叫了蘭保、素蘭來相幫，足足鬧了兩三個時辰，尚未清楚。裡頭許三姐也幫著手忙腳亂，同著那些陪房的擺這樣，安那樣，鬧得一身的汗，一件稠衫子沾住了背心，腰也酸了，腳也疼了，喝了一碗涼茶，把扇子扇了一會，再來收拾。春航忙進城謝妝去了。

王文輝要推華公子首坐，華公子不肯。子雲意欲邀他進園，與諸名士會會，華公子也不願在外，便同了子雲進園，文澤等齊齊站起，華公子上前見禮。除文澤之外，都不認識，內中見一個最年輕的，覺得如月光珠彩，鳳舉霞軒，骨重神清，風華雅麗，心裡一驚，覺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。子玉見華公子的品貌，也暗暗稱贊：「清華貴重，儀表天然，果是不凡。」華公子一一見了，問明了子雲。華公子道：「敘起來都也有世誼，小弟疏於交接，今日幸會，滌我塵衿。」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，遂推華公子首坐。華公子如何肯坐，說道：「我們既幸會了，就與夙好一樣。若以小弟當客相待，倒是見棄了。我們今日敘定，下次就不用再推。方才諸兄怎樣坐的，自然是敘齒，那位年紀比我小，我就僭他。」敘起來，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歲，華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。眾人見他直爽，也不讓了。華公子見這班人都是瀟灑出塵的相貌，將春航比起子玉來，稍遜一籌，而神情灑脫過之，可算瑜、亮並生了。

坐了席，開了戲，那邊王文輝、張仲雨進來，在華公子面前張羅了一番。華公子要請仲雨坐席，仲雨道：「今日我竟沒有這個福分。」春航謝妝已回，也請仲雨入席，仲雨道：「外面一個媚香，如何照應得來？不可叫他怨我。」便拱拱手走開，指著子雲道：「總是你好作成。」笑出去了。王文輝蹣跚起了朝靴，手捋長髯，與華公子、徐子雲講了一番話，也就踱了出去。

春航請客寬了公服，唱了一齣戲。華公子道：「天氣熱，倒不用唱戲了，也叫他們歇歇。」八旦上來，華公子不見蕙芳，便問春航道：「怎麼不見那位狀元夫人，還在帳房裡麼？」春航不好意思回答。子雲聽了，笑道：「如今鬧出兩位狀元夫人，倒與《燕子箋》上的《詰園》一樣了。」華公子一想，自覺失言，便不再問。見素蘭美麗風流，亭亭可愛，即叫他上前，說道：「你去年寫在那《良宵風月圖》上的詩，我已裱成了手卷，並請人題了好些，實在畫也畫得好，字也寫得好，人人稱贊。」

即對子雲道：「此君風韻不減袁、蘇，貌類琴言，而聰明過之。」贊得素蘭好不喜歡。華公子又問子玉道：「弟與尊兄雖初次識面，但心契已久。有個魏聘才，是府上搬出來，在弟處住了半年，常常提及閣下，並有一事倒要請教。」子玉不知問他何事，即答道：「魏世兄也時常提及尊府，但未識荊，不敢晉謁，不知有何賜教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事本細微，但一時不能索解。聞得閣下與琴言訂交最密，矢志不渝。琴言在弟處，弟即有所聞。琴言如今又同了敝業師出京，閣下何以忍心割愛，而琴言又何以掉臂遊行？乞道其詳。」這一問，把個子玉問得頓口無言，面有愧色，而心中悲苦，又隨感而生。子雲見子玉甚是為難，便大笑道：「這話須問我，庚香仁弟是長於情而拙於言。你說何以忍心割愛，而琴言又肯掉臂遊行，其故最易說明。此是庚香用情深處，欲成全這個人，所以叫他同了令業師去的。況令業師認為義子，已如平地而履青雲。琴言也明白這個道理，成身以報知己，豈不勝於輕身以事知己？」華公子點頭歎息，子玉方安了心。

華公子又與高品、南湘、仲清、王恂、文澤、次賢各講了些話，知高品才從蘇州來，問了些江蘇風景。偶然見素蘭的扇子一面畫的甚細，要了過來，看了一會。又見那一面寫著小楷，題目是《斷腸詞》。華公子道：「腸何以可以輕斷？」子玉見了，又覺不安。華公子低低吟了一遍，又問素蘭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的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字與畫都是胡亂塗寫的，這詞...」即指著子玉道：「就是梅少爺送玉儀的。」華公子摺了扇子，對著子玉道：「看時就有幾分猜著是吾兄手筆，非至情人不能道，果然，果然。」又笑

道：「這夢魂到底喚得來喚不來呢？」子玉怎樣回答，眾人皆笑。

忽見林珊枝走來，華公子便叫取衣服過來，穿戴了，辭了春航，說道：「弟還要到舍親處有事，明早送轎來再會罷。」一拱而別。外面送傘來那幾位，早已去了。諸人送下了階，單是那春航送出。素蘭見拿了他的扇子，便跟了出來。到上車時，華公子始見素蘭送他，知他要那扇子，但又心愛此詞，不忍釋手，便對素蘭笑道：「你好不解事，今日這個好日子，你拿這《斷腸詞》扇出來，不教人忌違的麼？」一面說，把自己扇袋裡的扇子取出來，與素蘭道：「給你這一柄罷。」素蘭請安謝了，華公子登輿而去。春航、素蘭進來，素蘭將華公子換扇之事，與眾人講了。把他的扇子展開來與諸名士看時，見一面畫著兩枝桃花，紅白相間，一面寫的小楷，卻是美女簪花，娟秀無比，是兩首《梁州序》的曲子，後注：「金錯園賞桃花和《桃花扇》曲。」春航道：「這楷書是閨閣筆跡。」眾人看這兩首詞，情文互至，秀韻天然，贊歎不已。子玉道：「這第二首也像閨閣口氣。」子雲道：「不要是他夫人題的麼？這兩首像是唱和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未必，如果是他夫人寫的，怎肯給人？」次賢道：「這話說得是。」諸名士在園內談心，卻說那聚星堂上，王文輝見諸名士一個不來，頗覺岑寂，又不好意思去叫他們。想蕙芳在帳房裡，便叫了他出來。蕙芳也累苦了，樂得出來歇歇，便到文輝席上來，就在文輝旁邊坐了。此處是兩席，那席是劉守正、周錫爵、楊方猷，這席是王文輝、陸宗沅、張桐孫。文輝道：「這幾天我知道你也累極了，所以叫你出來歇歇，此刻也應沒有什麼事了。」蕙芳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忙，借此倒可跟著張二爺學學。那張二爺實在可以，大大小小，沒有一點遺漏。」陸宗沅道：「這是張老二的專門本事。大概遇著這些事情，這帳房非他不可。」文輝問蕙芳道：「你將來打算怎樣，也要立個主意。我若能放了外任，你同我出去罷，我就請你管帳。」蕙芳笑道：「管帳？我才幫了幾天帳房，已經鬧得昏了，還能與你管帳呢！我倒有個主意，而且還有幾個人也願來。我想開個古董書畫鋪，兼賣綢緞、紙張、花繡、香粉、花木等類，這些物件都到蘇杭去置辦。房子也有現成的，度香有所空房子近著他住宅，也有個小花園在內，看大家湊起來，如果湊得成，倒也有趣。我們也不想發財，不過借此安了身，幾個相好聚在一處，也省得四方離散。」文輝道：「很好，我也願來一分，我來與你掌櫃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我請不起你，你是就要放督撫的。你如果有不要的古董搬幾件出來，借光擺擺罷。」

王文輝道：「有、有、有！如果我放了督撫，我難帶的東西都與你留下。」蕙芳笑道：「難帶的東西想是粗笨的，你不要拿些木器傢伙，什麼鐵爐子、鐵火盒，寄放在我處，我是不領情的。」陸宗沅、張桐孫笑起來，王文輝也笑，把扇子打了蕙芳一下：「你薄我，這還了得。」蕙芳也笑。文輝手弄長髯，蕙芳道：「你那鬍子怎麼倒黑起來了？想是遵姨太太命染黑的。」文輝笑道：「這更胡說了。」便自己看看鬍鬚道：「老了，你們這些少年人，雖然與我們講些頑笑話，心上是很嫌我們的。」

陸宗沅笑道：「你不要帶著人說，我們的鬍子不是染的。」那邊席上的劉尚書、周錫爵、楊方猷都笑起來，惟有張桐孫是個道學人，不會頑笑。周錫爵道：「質夫，你那烏鬚藥的方子，可是你孫親家傳你的？」文輝道：「他那幾根鬍子，要用什麼烏鬚藥？」既而一想，便大笑起來。陸宗沅也明白，也笑了。

劉守正與楊方猷不解其故，連聲的問，文輝就將亮功女兒添頭髮的一事講出來，聽得眾人皆笑，連張桐孫也笑起來。周錫爵道：「既是這麼著，質夫，你何不到班裡借個假鬍子帶著，省得這烏黑的東西，沾染了你們如夫人的臉。」劉守正道：「這一染，就直染到胸前呢。」文輝道：「嚼你的舌頭。」陸宗沅道：「怎麼你把這尺寸都量得清清楚楚的？」蕙芳道：「帶著假鬍子好。你索性把真鬍子剃掉了，出門時帶了假的出來，講房時就除下，不更好看麼？」大家又笑，文輝把扇子在蕙芳肩上打了兩下，笑著罵道：「你這尖酸刻薄鬼，怪不得田湘帆被你管得服服貼貼，一強也不敢強。但你也只有今天一天了，明日就有個真狀元夫人來，看你又怎樣？」蕙芳臉一紅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是什麼頑笑！」周錫爵道：「媚香不要理他，你到這裡來，咱們談談。」蕙芳到那邊席上去打了一轉通關，又到這邊來打了一轉。張仲雨又把蕙芳叫了去了，諸人已坐了一天，到迎親時刻尚早，也各自暫散。

那蘇府繁榮不能細述。明日辰刻，春航先行了親迎之禮，隨後子雲並一班迎親的押了花轎到蘇府來，一切交代排場已畢，花轎回來，一路笙歌鼎沸，儀仗紛紜，滿街車填馬塞，好不熱鬧。進了門，請出新人，拜了花燭，珠圍翠繞，玉暖花香，說不盡富貴風流，溫柔旖旎。外面那些賓客及諸名士，又足足鬧了一日。到晚間春航進房，見了新人，果然應了子雲的話，真像蕙芳，便萬種溫存，十分美滿，真是佳人才子，玉女仙郎，占盡了人間香福矣。

明日，蘇夫人請了他大姑奶奶流香與徐子雲夫人袁綺香去陪新，吃扶頭卯酒。田太夫人請了王文輝的陸氏夫人，帶了他大姑奶奶蓉華並媳婦孫少奶奶佩秋，又請劉守正的夫人，沒有來，他媳婦吳少奶奶紫煙來了。周錫爵、楊方猷、陸宗沅的夫人都辭了。

卻說華夫人清早起來梳妝，群珠伺候打扮停妥，華公子進來，在妝臺邊坐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不知二妹心裡此時怎樣，還是苦，還是樂？」華夫人笑了一笑，道：「虧你作姐夫的講出這句話來。」群珠也都微笑。華夫人見公子的手內扇子，不是前日寫的那一把，要過來看了一看，把這詞念了一遍，道：

「好詞。這扇子那裡來的？」公子道：「是陸素蘭的。我愛這首詞，所以帶了他回來。」華夫人道：「這首詞甚好，但不像是送朋友的。若送朋友，怎麼有這『只道今生常廝守，盼銀塘不隔秋河漢』呢？若說夫婦離別之詞，又不像，說是贈妓的，也不甚像。然而語至情真，卻有可取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你真好眼力，這一評真評得不錯。這首詞是一個人送琴言的，可不是夫婦不像夫婦，朋友不像朋友，妓又不像妓麼？然而寫這片情，真寫得消魂動魄。」華夫人道：「是度香作的麼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不是，是梅庚香，就是琴言向日的知己。」華夫人問道：「前日我寫的扇子呢？你不要給人瞧。」華公子聽了這句話，方想起了素蘭，就是這扇，心中甚悔一時沒有留心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不與人瞧，我恐扇舊了，已收起了。」華夫人也不疑心他給了人。將要出門，帶了寶珠、愛珠、蕊珠、珍珠、明珠、掌珠六婢，又帶了小香兒與兩個僕婦。此時新秋，天氣尚熱，也不須多帶衣服，帶了一個小錦箱、一個錦匣，裝些花脂細粉。外面叫一個老年的管家騎了頂馬，金齡、玉齡、蘭齡、桂齡騎了跟班馬。華夫人出房到內花園，就坐肩輿，出了垂花門，上了車，另有車道。繞過大堂，家人方上馬，隨後八輛大鞍車，坐了群婢。雕輪繡口，流水一般的出城。來到了田宅，眾夫人已到。田老夫人迎下階來，群珠扶擁著夫人進來。田老夫人一見，真是仙娥下降，玉女臨凡。走上臺階，田老夫人一把手挽住了。眾夫人出坐相迎，華夫人略略照應。管家婆鋪下紅氈，華夫人行拜見禮。田老夫人再三推辭，執定不肯。華夫人拜了，田老夫人也還了拜。然後與眾夫人相見，除了徐度香的夫人之外，都不認識，徐夫人一一告知，都相見了。然後請出新人來拜，見了婆婆，又與各位夫人也對拜了。六珠婢磕了田夫人的頭，又與新人叩頭賀喜。蘇家陪房的一群丫鬟、僕婦七八個，還有許三姐，都到華夫人面前來叩頭，把三間花廳擠得滿滿的了。

鼓樂開戲，請新人正席居中，東西分了兩席，田夫人定席，徐夫人坐首席，徐夫人道：「老伯母怎麼將姪女當作客了。這首席該定新親，是要華家妹妹坐的。」田老夫人只得讓華夫人坐，華夫人道：「這個姪女如何坐得？」即對徐夫人道：「姐姐，我妹妹不知敘過多少次了，怎麼今日忽然推起來？」徐夫人道：「往日我就僱你，今日妹妹是新親，況且你老遠的出來，我又近在此，我如何僱得你來？」華夫人道：「今日姐姐是家母請來陪舍妹的，叫妹妹跟著姐姐過來，怎麼今日倒要讓我坐呢？」徐夫人笑道：「我今日與你讓定的了，非但不坐這首席，連那邊首席我也不坐。那邊自然要讓王老伯母的。」田老夫人道：「這個賢姪女太謙了，若序齒呢，自然是王太太，但是老身請來作陪的，只好委屈些了。賢姪女不必過謙，從直些罷。」徐夫人那裡肯坐，便道：「老伯母吩咐，姪女就坐那邊，這邊是一定不坐的。」便走到西邊去了。田老夫人見徐夫人決不肯坐，只得又讓華夫人，華夫人又與徐夫人讓了好一會，讓不過徐夫人，經陸夫人也幫著田老夫人勸，他只得坐了。陸夫人坐東席第二，劉少奶奶坐第三，王少奶奶坐西席第二，顏少奶奶坐第三。田老夫人在東邊作陪。陸夫人對田老夫人道：「太太，那邊不用你過去張羅了。」便叫蓉姑道：「你在那邊代作主人罷，省得田老太太走來走去的費事。」田老夫人滿面笑容，站起來說道：「若得姑奶奶張羅，就妙極的了。」說罷便福了兩福，蓉華連忙還禮。陸夫人道：「太太實在多禮，小孩子也當得起你這麼著？他們姐妹聚會還高興不過，只怕你老人家過去，倒拘束了他們。」田老夫人見新婦這般天姿國色，不覺喜動顏開。再看華夫人，真是同胞姊妹，一樣嬌柔，分不出次第

來。看他們二人，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，想不出來，惟覺眼中很熟，想去想來，原來有些像蘇蕙芳，怪不得像見過的了。看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是冰肌玉骨，雍容大雅，真是林下風流，與子雲恰是一對佳偶。劉少奶奶娟秀可愛，顏少奶奶秀麗超群，甚是瀟灑，王少奶奶靜婉和妍，與劉少奶奶彷彿。

再看那陸夫人，雖是四□以外中年人，骨格風華，穿衣打扮，尚極美麗。兩顴微露，臉上生了幾點雀斑，若遠遠望去尚是一個絕代佳人，像個智慧聰明、才幹出眾的人。

陸夫人道：「想我太太真有天樣大的福氣，生這個狀元兒子，娶這個天仙媳婦。你老人家只怕是王母下凡，靈妃轉世，所以有這些仙子、仙女跟你老人家下來。我們雖不算蟠桃會上人，今日卻也沾了多少光，托了多少福。」田老夫人笑道：「我看太太的福氣也就是全福了，自己是正二品的誥命，到一品也快了。膝下佳兒、佳婦朝夕承歡，還有兩位千金在家，東牀又皆是人中英俊。大姑爺已是極好的了，前日我見二姑爺這個品貌，誰還趕得上他！學問是小兒佩服得很的，下科怕不是一門三鼎甲麼？」陸夫人欣欣笑起來，道：「據太太在外面看我，我原像個有福氣的，殊不知一家就是我一個人操心，還要照應到外頭的事呢。我們老爺，他是不管家務的。至於兒子、女婿卻也不算不好，但此時都還未中。我想起來，我只怨我們老爺，去年偏偏作了主考。我早料著有這件事，我勸他先告一個月的病假，躲過了這個差。他執意不肯，倒說收了幾個好門生，也與兒子、女婿中了一樣。你看如今是一樣嗎？依了我的話，三個人進場，難道一個也不中出來？所以被他誤盡了。八月內又聽得考博學宏詞，這也是百年難遇的，考中了也可作翰林，但知道考得中考不中呢？設或又派了他作起主考來，那就是坑死人了。太太你將我來比你，若論上半世呢，我也將就，論下半世，只怕就差得遠了。」華夫人與劉少奶奶聽他這一口清而且脆的話，聽得甚有趣。又見他捲起大袖子，手上金釧、金鐲碰得叮叮噹噹，那一種精明爽辣的樣兒，倒也可愛。那邊徐夫人笑道：「伯母倒也不必自謙，我看你們兩位，一位是東華聖母，一位是南嶽夫人，正是敵體。」新人坐了一坐，早已告退。這邊太太們講得好不投機，底下是許三姐張羅。徐家的紅雪、紅蓮、紅香、紅玉、紅梅、紅月、紅露、紅□八個，並華家六珠，與那些家人媳婦丫鬟們，整整坐了八桌。這八桌裡頭，有會說會笑的，有會喝會吃的，有抿著嘴不開口的，有縮著手不動箸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模樣。三姐八面張羅，滿場飛舞。

正席上聽了幾齣戲，放過了賞，散了席，太太奶奶們都到新房中坐。華夫人與他妹子說了好一會話，然後告辭。徐夫人要留他逛園，華夫人說晚了，改日再來奉拜罷，遂帶了群珠登輿而去。徐夫人也即告辭，陸夫人同了女、媳回去，劉少奶奶也回，田老夫人一一相送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